

FCDNS

复仇的女神



“爱”是世上最可怕的字眼，在一个祥和，宁静的英国村庄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残忍的谋杀事件，而所有这些残酷行动发生的原因，都是为了“爱”。

〔英〕阿嘉莎·克丽丝蒂 著



复仇的女神

【英】阿嘉莎·克丽丝蒂 著
均 宜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复仇的女神

〔英〕阿嘉莎·克丽丝蒂 著

均 宜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西安北大街131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6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ISBN 7-224-00375-1/I·97

定 价：2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一个祥和宁静的村庄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残忍的谋杀事件。美丽可爱的少女维妮黛和多情放荡的富家子密契尔处于热恋中，正当他们准备秘密结婚时，她却突然失踪。直到六个月后，才在30里外的水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，脸部已被砸烂。接着，又有几位少女被施暴后残杀毁容。

持重善良的退休女校长邓波儿夫人，似乎了解其中隐情，却不料在游历山庄的小路上，被莫名滚下的圆石击中身亡，使即将破获的悬案又陷入困境。

满车素不相识的游客，荒凉庄园的三姐妹，已故的拉菲尔……究竟谁是凶手？

本书情节生动，悬疑迭起，结局突兀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

目 录

序曲.....	(1)
一个暗号.....	(11)
玛柏儿小姐采取了行动.....	(23)
依谢·华尔透.....	(33)
拉菲尔的遗言.....	(44)
爱.....	(57)
拜访.....	(63)
三姐妹.....	(69)
倒塌的温室.....	(78)
往事.....	(85)
意外事件.....	(98)
一次闲谈.....	(111)
红黑格子的套头毛衣.....	(125)
勃洛尼先生的猜谜.....	(138)
试探.....	(143)
警方的侦询.....	(150)
访问.....	(163)
亚契达.....	(174)
离别.....	(188)

玛柏儿打定了主意.....	(198)
夜半三点.....	(212)
她的故事.....	(223)
尾声.....	(238)

序 曲

玛柏儿小姐习惯在下午，看第二份报。每天早上，有两份报送到她家里。如果头一份能准时送到的话，她会在吃早点时读它。送报童很不一定，不是换了个新人，就是临时找人代送。报童对送报的路径，各有各的做法。这也许是送报太单调了的原故。但订报的人，总是习惯看一早送到的报纸，以便在搭车去上班前，可以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；报纸如果送晚了，他们不免就烦恼，但宁静地安居在圣玛丽·梅德的中年和老年的太太们，常喜欢在餐桌上，看报纸上的新闻。

这天，玛柏儿小姐完全被这份日报前页上的几行标题吸引住了；她戏称之为“每天的万花筒”，事实上，这句话有点讽刺意味。她订阅的这份报纸——每日新闻报，由于社长的更动，对她自己和友人们，带来了莫大的烦恼。现在占去大幅版

面的，全是男士们的服装、妇女们的时装、女性的化妆美容、儿童们的比赛、妇女投书等诸如此类的文章，而有价值的新闻全被隐藏在前一页，和一些不易看到的角落。玛柏儿是个有点旧派的女人，认为报纸就是报纸，是给人们看新闻的。所以对于版面的变化，有点不敢苟同。

吃过午餐，睡了二十分钟之后，背部患风湿痛的玛柏儿小姐，坐在一张特制的靠背扶手椅上，翻开了《时代日报》。这份报纸适合在闲暇时熟读，但它的风格也不象往日那样平实了。更糟的是，有时你甚至看不到任何新闻。今天她没去看前页，只匆匆浏览了一下其他的消息，其中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特殊文章。在报上，只有两页附有详细说明，到卡帕尼旅游的文章；比往日刊载在更显著位置上的体育消息；法院通告和讣闻似乎更中规中矩、按格式地被刊登。而那些曾首先引起玛柏儿注意的出生、婚姻和其他的专题报道，由原来的显著位置，已转移到不同的部分，尤其近来，玛柏儿注意到，它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全以充数填空的身分被登在报纸的末页了。

这天，玛柏儿先大略看一下前页的大新闻。对于这些报道，她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，因为在早上，她已看过了同样的新闻。她再继续浏览目录、杂文、评论、科学、体育；然后按她平时的做法，在翻过报纸，迅速看过出生、婚姻、和丧事的消息后，再翻到通讯栏上，在这里，她几乎常能看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；接着，她再看法院的公告，在这页上，她也可以看到今天拍卖场的消息。一些科学上的短文，也经常刊载在此处，但她并不想读它，因为这对她没什么意义。

象往常般地翻过了报纸，玛柏儿沉思着：“这真可悲，但今日，人们却只对死亡有兴趣！”有人生了孩子，可是那些人，玛柏儿甚至连他们的名字，也不可能知道呢。但如果有一栏说到婴孩，并注明是孙儿女的话，就有令人愉快的有些认识机会了。有时，她自己也会在想：“玛莉有第三个孙女了！”但即使是如此，也不可能让她有更亲近的关系。

她轻松地看婚娶启事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因为她老朋友的子女们，大多数在几年前全已成了家。她再看看丧事一栏，并给予相当程度的注意。她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赫然出现了“拉菲尔”这个名字。拉菲尔？有些思潮被勾起来了。这名字好熟悉啊！

玛柏儿放下报纸，再瞥视了一眼，她觉到迷惑似地记起来，怎么会熟悉拉菲尔这个名字的。
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她说：“就是这样。”

她望着窗外的花园，转开视线，打算不去想这园中的情景。修剪花木是她最喜爱的事情，也是她最大的喜悦。是这许多年来，她所最认真从事的一件工作。现在呢，由于医生们的大惊小怪，她被禁止做花园里的工作了。有一次她曾想和这禁条抗争，可是结果，还是乖乖地接受医生们的忠告，屈服了。她将椅子，移动了一下，好让自己不容易看到那所花园——除非园中有真能引起她兴趣的事情。

她叹口气，拿起编织衣物的袋子，取出仍在编织的小孩毛衣。这件衣服的背部和胸部全已织好。现在她要继续编织袖管了。袖管编织起来，是最令人讨厌的。两只袖管全是一样，都怪令人讨厌的。漂亮的粉红色毛线。啊！编织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不错，和她在报上刚看到的那名字，倒真巧合

呢。粉红色毛衣、蓝色的海洋、加勒比海、沙质的海滩、暖和的阳光；噢！当然，还有拉菲尔先生。

她回想到那次到加勒比海圣荷诺岛的旅行；侄儿雷蒙的款待；还有她那位侄媳妇裘安。

“珍妮姑妈，别再去多事啦！和任何的谋杀事件扯上关系，对你并没有什么益处啊！”

唉！她也并不想同任何的谋杀事件扯上关系。不过，总是会凑巧地碰上。那次，也是因为一个戴着一只玻璃眼镜、上了年纪的市长，一定要告诉她一些冗长又令人厌烦的故事。可怜的市长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她一时想不起来了。拉菲尔先生和他的秘书，华尔透女士，是的，她叫依谢·华尔透。还有他的随侍保健员佳克逊。她全想起来了。呢！可怜的拉菲尔先生。拉菲尔先生故世啦。在好久以前他就知道自己快死了。事实上他也曾对她这么说过。不过，他似乎比医生所预料的，还活得久一些。他是个强者，一个固执的人，也是一名富翁。

玛柏儿沉浸在思潮里，织针有条不紊地动个不停，可是她的脑筋，并没完全放在编织上面。她在想死去的拉菲尔，想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他真是个让人难忘的一个人。她能很清楚地记起他的声音笑貌。是的，一个有坚定意志的人，难以接近，又容易动辄发怒，有时甚至很粗鲁。但没有人会对他的粗鲁不满。他的富有，使人们对他的粗鲁，不敢有不满。的确，他非常富有，有秘书、保健人员等随侍在旁。如果没有了这些人，也许他不可能从事这些频繁的交际应酬。

那名随侍的护士，是个奇怪的人物。有时拉菲尔对他很

粗暴；但他似乎从不计较，这或许是由于拉菲尔很富有的原故吧！

“旁的人付的钱，没能有我给的一半。”拉菲尔说，“他很清楚这点。不过，凭心而论，他的工作做得也还不错。”

玛柏儿在奇怪，是佳克逊？或是约翰逊仍继续为拉菲尔服务。再继续服侍一年？或一年三四个月。她又想这不大可能，拉菲尔是个喜欢变化的人。常常会厌烦某些人，讨厌他们的做法，看厌了他们的脸，听厌了他们的声音。

玛柏儿了解他的心理。因为有时候她也有这种感觉——对于那个声音有点象鹧鸪叫、容貌美丽、殷勤，但又狂妄的女人。

“唉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多么美好的改变啊！自从——”啊，天呀，她忘掉那人的名字了。是雪柏小姐么？不，不是毕雪柏小姐。当然不是。为什么她要想到“雪柏”这个名字呢？哦，天啊，要记起一个人的名字是多难啊！

她又想到拉菲尔的保健员。啊！对了，不是叫约翰逊，是叫佳克逊——亚瑟·佳克逊。

“噢，天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老是把名字搞错了。当然我想到的是奈特小姐，不是那个雪柏小姐。我为什么老把她们想错呢？”她得到答案了。原来她们两人长得很象。

“不过，真的，她不是欺骗任何人的那种人。拉菲尔先生的那个漂亮秘书，依谢·华尔透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继承了拉菲尔的一些遗产？她有可能得到一份遗赠呢。”

她想起，拉菲尔曾告诉过她的那些事情，啊，天哪！当你确实的想起，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，“依谢·华尔透”这

个名字就令人觉得很不舒服。她是个寡妇，可不是吗？玛柏儿希望依谢再嫁一个和气、亲切、可靠的男人。这似乎有点不大可能。她在想，依谢怎么老是嫁错人，这真是一件怪事。

她怎么说好呢？

玛柏儿又想到拉菲尔。报上说，没有人送花圈，她自己也没想到要送花圈给拉菲尔。其实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甚至能够购下全英国的花圈。无论怎样，她和拉菲尔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密切到送花圈的地步。他们不是朋友，或有某种感情。她应该怎么称呼这种关系呢？盟友。是的，他们曾做过短暂时间的盟友，共有一段让人兴奋的时日。而他是个有价值的盟友。关于这点，当她在加勒比海度过了一个阴暗、闷热的夜晚时，她就明白了。她又想起了她将那件粉红色绒毛围巾环围在她的头上，而拉菲尔望着她那副模样大笑的情景，后来当她说出了一个字，他停住了笑，遵从她的请求，做了。“唉！”玛柏儿叹口气，她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啊！她从没把这件事，告诉她的侄儿，或是可爱的裘安，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叫她不要做的事。她自言自语：

“可怜的拉菲尔先生，我希望他去世前没有遭到痛苦。”

这或许是可能的，也或许医生们用了止痛药，阻止和减轻了死亡的痛苦。在加勒比海的那几个星期里，他受尽了痛苦，可以说是天天在痛苦之中。但他不愧是个勇敢的人，什么都忍耐了。

一个勇敢的人，如今却死了，她真难过。虽然他上了年纪，又是个病人，但这世界好象因为他的死去，而失去了什么，她无法形容这种感觉，在事业上，他无情、粗暴、压制和具侵犯性，是一个英勇的攻击者。但——却是一个好朋

友。他心地仁慈却从不在表面上露出。是一个她愿意赞美和敬重的人。唉！她真难过他逝去，希望他死得很平静。无疑的，他将会被火化，安葬在某处宽大、美观的大理石拱形圆顶墓穴里。关于他，她甚至不清楚，他有没有结过婚。他也从未谈起过是否有妻子。她怀疑他是个孤独的人？或是他生活得很充实，根本没时间感到孤独？

那天下午，她在那里坐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想着一些有关拉菲尔的事。自从她回到英国后，她再没见过他，也从没希望再见他。让人奇怪的是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她总觉得和他的联络仍然持续着。但如果他想接近或建议他们再见面，她会是一种束缚的关系，而此种关系是基于他们曾共同救过一个人的性命，或是一些旁的束缚……。

“当然啰！”玛柏儿说。她对孕育在自己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吃惊了。“我们当中可能有一种无情的束缚吗？”她，珍妮·玛柏儿曾如此无情过吗？“这点我以前想都没想过。我认为，我可能是无情的人呢……！”玛柏儿在自言自语。

门打开了，有个乌黑、卷发的头伸了进来。那是秀蕾，照顾她的人。

“你是叫我吗？”秀蕾问。

“我对自己说话呢！”玛柏儿说，“我正在想，我这人是不是很无情。”

“甚么？你吗？”秀蕾说：“绝不会！你天性仁慈。”

“都一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认为，如果我有正当理由，也许会很无情。”

“所谓的正当理由是指什么？”

“公正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必须说，你遇到小葛蕾·霍蒲金斯，就很无情了。”秀蕾说：“就象那天，你抓到他在折磨那头猫时的态度，别人看到了绝不会知道你有这么仁慈的时候！那天，你竟然把他吓呆了。我想，他永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”

“我希望他不会再折磨任何一头猫了。”

“哈！当你不在时他一定会再做那种事。”秀蕾说：“其实我还是不完全相信，有没有旁的孩子被吓怕了。看到你披上羊毛围巾，织着你那漂亮衣裳时，任何人都会认为，你温顺得象只羔羊呢。可是如果你受到刺激时，举止可真象是一头狮子呢。”

玛柏儿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迷惑的样子。她不太清楚秀蕾现在派给她扮演的角色。她沉浸在回忆里了。

那晚，她带着逐渐升起的怒气，沿着花园慢慢地走过去，她又开始思考了。可能是因为看到了金鱼草，让她勾起了回忆。真是的，她一再的对着乔奇说，她只想要硫磺色的玄参，不是那种有点丑陋、花匠们喜欢的紫色调。“硫磺黄色。”她大声说。

在靠近小径篱笆的另一边，有人走过她屋子，转过头说：“对不起？你在说什么吗？”

“我在自言自语呢！”玛柏儿说，转过头望着栏杆。

在圣玛丽·梅德的大多数人，她全认识，可是这人她没见过。这是个穿着陈旧，但很整洁的苏格兰呢裙子和一双乡下鞋子的矮胖女人。她的上身套着一件翡翠色套头绒线衫和一条羊毛织的围巾。

“我觉得一个人象我这年纪多少会有些成就。”玛柏儿接着说。

“你在此地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呢。”那个女人说。

“现在不行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当初我可以自己照料时——”

“哦，我懂。我明了你的感觉。我差点也以为你是她们中的一个，很抱歉！我对她们有许多不同的称呼——大多数很粗鲁无礼——那些老家伙说，她们很懂得园艺的事。而事实上，有些事她们懂，有些她们一点也不知道。她们跑来，喝茶，拔一点杂草。她们之中有些人很好，但全一样，会使人忍不住发起脾气。”接着她补充说：“我可是个对园艺有相当热心的园丁哟！”

“你住在这里吗？”玛柏儿感兴趣的问。

“噢，我寄居在海斯汀太太那里。我好象听过她说起你。你是不是玛柏儿小姐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”

“我一向担任园丁兼陪护的工作。我叫巴瑞脱。你可以叫我巴瑞脱小姐。我喜欢草木植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当然我也做一些临时的工作。诸如购物呀……这类的事情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你园里需要人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工作一两个小时，也许比你现在能找到的家伙更让你满意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最喜爱花。对木本植物不太有兴趣。”

“我替海斯汀太太种些木本植物。既没兴趣，又不得不做。呃，我要继续工作去了。”她将玛柏儿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，好象要把她牢记在心一样，然后高兴的点头走掉了。

海斯汀太太？玛柏儿记不起任何有关她的事了。当然，这位海斯汀太太，一定不是个老朋友，也绝不会是一个热心

园艺的知己。啊！对了！她可能是住在给不勒他路尽头新建屋的人，去年曾有几户人家搬进去了！玛柏儿皱着眉，烦恼地再看一下金鱼草，和其它的几处杂草，她真想用大剪子剪掉其中一两株茂密的树枝，她终于叹口气，果断地抗拒了这诱惑，由小径绕回到她的屋子。她又想到了拉菲尔，和他俩常引用的那句话“在夜晚航行的船只”。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的？当她想到时，那是有点巧合的。在夜晚航行的船只……是在那个夜晚，她去请求他，请求他的帮忙。她坚决地要他不要浪费时间，而他答应了。立刻把行李放上了火车！那时候她也许真象一个勇士？不，不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？她当时并没有感到不耐烦。她只是坚持立刻进行一件需迫切解决的事。

可怜的拉菲尔先生。在夜晚航行的那艘船，是一艘有趣的船。对他的粗陋，如果你习惯了，他也许是个非常令人愉快的人。不，玛柏儿又摇摇头。拉菲尔永远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。唉！她必须把拉菲尔的影象驱出她的脑子。

“夜晚航行的船只，擦身时相互招呼，
出现了一个信号，和黑暗中的遥喊。”

她也许不会再想他了。或者她会找找看，在另一份《时代日报》上，有没有他的讣闻。不过，可能不会有。他不是个有名的人，只是很富有。当然，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富有，在报上有很大的讣闻。但拉菲尔的富有，没有这样的情形。因为在任何大企业上，他不是个很具名望的人，他不是个有理财能力的天才，或是引人注目的银行家。他只不过是
个毕生赚了不少钱的暴发户……

一个暗号

大约在拉菲尔死后一星期左右，玛柏儿在早餐盘子上，拿起一封信，并在拆开前看了一下。早上送达的另两封信，可能是帐单，也可能是收据。而无论何种情形，那两封信，并不会特别的令人感兴趣。但这封信可能不一样。

这是一封长型质地精美的信封，封套上盖着伦敦的邮戳和打字的住址。玛柏儿用在她餐盘中常备的裁纸刀，利落地拆开信。信上开头有勃洛尼和区斯特律师公证公司的字样，地址是百诺斯伯雷。这是一封礼貌周到、措辞适当的信，内容是问她能不能在下个星期里的某一天，到他们的办事处去会见他们，并讨论一件与她有切身关系的事情。他们建议在二十四日的星期四。万一不方便的话，她可以通知他们，最近她可能到伦敦的日期。信上又说，他们是已故的拉菲尔的律师，他们知